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三十七

宋 吳泳 撰

論克己復禮

洙泗之門問仁者多矣諸弟子之問聖人不過指之以求仁之方顏子之問聖人直語以體仁之實何以知其為體仁之實蓋人之一身上下統體渾是惻隱渾是忠厚上則與天地同氣下則與百物同產無一事之不該無一

然有文以相親是禮也亦所以為仁也禮用於射鄉所以仁鄉黨也用於嘗禘所以仁昭穆也用於饋奠所以仁死喪也尊高年以長吾長慈孤弱以幼吾幼吾之禮粲乎天地之間而仁不可勝用矣其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實有此功效也夫子告顏子以禮必使之躬行四勿之目而異時顏子之得於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知為仁必以復禮為主哉或曰克己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果以是說則

割遺體之愛而甘寂滅屏有身之患而常清淨如佛老二氏絶滅禮樂是果得以為仁乎哉程子曰人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心也學者豈可以克去己私之後而遂無所事於禮哉雖然仁實包義禮智故施於事則為宜發於情則為文見於中心則為知覺亦猶天地間陽春之氣亨達於夏流注於秋而宿藏於冬者也堯舜洞見此理故性仁孔子真知此理故安仁顔子實踐此理故不違仁然則堯舜孔子其太極而顔子如春矣諸

君羣居終日豈無學顔子之所學者試與商畧之

論誠

誠者純是天理更無纖毫作為故曰天之道誠之者行乎天理而不免參以人事故曰人之道勉涉于用力思涉于用心不勉不思則從容整暇無行而不中禮無入而不自得也此聖人之事也周子所謂性焉安焉者也未至於聖人則擇善而後可以明善執德而後至於達德此賢者之事也周子所謂執焉復焉者也然而賢者

得一善則固執之可也復何所用夫擇哉嗚呼天下有至善不可不明也久矣申生之孝荀息之忠於陵仲子之義彼非不欲為善而要未得為純粹至善者皆擇焉不精講學不明之過也葢擇善固執者為學之綱學問思辨行者擇善固執之目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以下則學然後知不足者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以下則困然後能自强者也致知之分數常多于行故學必欲其博問必欲其審思欲其謹辨欲其明皆所以致知也行之

雖高明者亦將陷溺於邪暗否塞矣孔子之所謂不移
蓋謂上智就學者與夫下愚之自暴自棄者設耳愚嘗
反覆中庸一書之始末而觀之然後知無一理不原於
誠無一事不繇乎學曰天之命曰上天之載曰鬼神之
爲德曰鳶魚之飛躍皆實理也曰謹獨曰明善曰篤恭
曰尚絅皆誠之學也然則誠也不獨中庸言之而易之
乾巳言之矣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誠之通也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誠之緼也君

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仁以行之寬以居之誠之復也
吁易其至矣學者欲知入德之方則自中庸始可也

論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
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
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
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
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惟兄

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不可二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於睦雍敬愛之中必有檢防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論斬馬謖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

兵戰為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孰曰傾蜀才曰少而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為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如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倣孔明所為尤非也

七辯 闕二

太極動而有生之元二五凝而有生之形人之與物莫不有太極二五之性也然氣質交運參差不齊而禀生

之始或有受其正者或有得其偏者人惟氣稟之異于羣生也故肖於天地則謂之靈鍾於五行則謂之秀命於其躬則曰明命得於其性則曰懿德虛靈貫徹萬理咸備未嘗有欠闕不滿之處則吾之一身蓋有可樂可貴者在而無所慕於外也昔榮啟期告於夫子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既得為人一樂也而周子之學於洙泗亦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夫以至難得者之身而又為萬物之貴則人之生豈可不自

愛重哉今人好説無好人三字吁是不知自愛重於身
也是不知堯舜與人同也是不知天地與我並列為三
也天地與我同體大聖賢與我同氣而乃自梏於形體
之小則非惟與天地聖賢不相似而去物不遠矣余既
幸而得為人也每竊自謂為士而不知講學則為凡民
既仕而不知讀書則為俗吏用是悉取古聖賢之書講
明問辯省驗體察求其所以無負於天之予我者則知
吾一身之所有無非天理而曰情曰才曰權曰物曰欲

曰力曰意七者亦未可以不善看也某自疏為七辯復以人之一說冠於篇首若夫以善論性以仁論心以一論志氣河洛言之已盡更不復叙

情辯

人函天地陰陽之性則有喜怒哀樂之情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今持一葉與嬰兒與之則笑奪之則啼此喜怒哀樂之端也正情之所發也發乎情本民之性而世之論者則曰情妄也私也私徹而後天

理見妄息而後本性明於是有去情滅情之論吁使情而可去可滅則性亦可去而生亦可滅也是並聖人於木石之倫棲學者於枯槁之地也易之一書有天地萬物之情有鬼神之情有聖人之情豈人而可無情乎子思子善言情者於喜怒哀樂特論其中節與不中節而已至孟子則又直以情為善也先儒多以乃若其情之說謂順其情然後可以為善愚意若字亦不須費講解也今人乍見則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乍字便是情

違共而不貳慈而教孝而箴愛敬而友順柔和而婉從
人知其為善也然而離耳目鼻口四肢百體而求性則
性無以成離父子君臣兄弟夫婦長幼而求善則善無
以繼天而無是物也則可牖而窺地而無是物也則可
俄而度故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也然則物也
者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彛晏子所謂禮之
善物子思所謂誠之終始孟子所謂形色天性邵子所
謂道之形體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者也學者其可離物而語道耶故大學曰致知在格物又曰格物而後知至蓋欲使人即事以觀理理既窮盡則知無不到也而釋氏者之說則以事為障以理為礙以天地人生為幻化以無一物為真知此遁天倍情者所為孰謂老師宿儒而亦淪胥於此哉昔司馬文正公作致知在格物論曰格猶捍也能捍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嗚呼天之生民有物必有則物與道元未始相離今曰禦外物而後知至道則是猶捨淵而求珠去山而

采玉此必無之理也作物辯

欲辯

惟天生民有欲父乾母坤分陰分陽於是乎有男女之欲物生必蒙蒙穉不可不養於是乎有飲食之欲形既生矣五性感動而萬事出矣又於是乎有臭味聲色安佚之欲然是數者亦豈其性之所能無哉傳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謂之性則不當以言欲而曰性之欲者盖有生則有欲有感則有應

令不即性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感於己乃欲一切屏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絶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别棄而形色黜而肢體然後可以見真性之本此佛老者之流而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不如是也然聖人亦豈混天理人欲為一體哉但其間自有可者與不可者而已可欲之謂善天理也元者善之長也無欲其所不欲人欲也好惡無節而人化物者也人能於其所可欲者而欲焉樂善如貪好德如色

悅理義如芻豢則吾之一身萬物皆備何欲而不善哉學者殆未可以欲字作人欲看也作欲辯

力辯

天以力故行健地以力故持載日月以力故常久人豈不力於天地日月哉目之不力爲不用明也耳之不力爲不用聰也手足之不力爲不思用掉也心豈不力於耳目手足哉然人或能竭力於耳目手足而不能竭其力於心思心之力宅於隱微發而爲精神用而爲禮義

充而為堯舜皆此心之推也纔有一息間斷焉則神明無舍而四肢有不仁者矣此聖人所以欲其一日用力於仁者謂人心也孔氏之門顏氏之外力於此者蓋鮮有日月至焉者有中道而畫者獨曾子以道自任如負一重擔於己其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此其用力處也於是而力於事親則不匱力於交友則忠信力於自反則雖千萬人吾往矣力於死生則曰得正而斃斯已矣子思以是傳孟子以是受所謂力行所謂其至爾力者皆一

法也故嘗謂顏子力於仁曾子力於孝子思力於中孟子力於聖數大賢者其儒流之實獲乎彼知貴以德而賤以力者未足與議也作力辯

意辯

中庸理性命之書也大學體心意之學也然大學所論者心意兩條而必以誠意為首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又曰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蓋人之一身主宰操存者心也發見運用者意也火宿之則晦引之則燃

用之則壯其本體然也然使火宿於中而非發之以光則不能傳火心實於內而非達之以意則不能運心其宿火之體而意其火光之發見者乎或曰聖人毋意也愚則曰誠意不可無也三百五篇之詩以意逆也六十四卦之象以意盡也謂聖人毋私意則可毋自欺則可而并取誠意而絕之則是天下都無事而心亦無所用矣昔董子舉曾子之言則以高明光大不在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揚子援孟子之說亦謂有意而不至者

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觀諸此則意亦是志學之端而嚮道之機也學者於此而有得焉則存意勿忘可也加意勿正可也偏於著意則不可也故曰正是著意忘則無物斯言至矣作意辯

西陲八議 闕四

口占屯戍之數不如習見其事而後知兵數之精指示輿地之圖不如親履其間而後識地形之要泳蜀人也其於江淮襄漢間事則不敢望空而言如蜀之

險阨邊防之要害則粗能知之而亦粗能言之往歲蜀之備邊惟金人耳自元人拉夏摧金舉熙河洮𡺸之地而墟之而吾邊城一帶亦復例遭蹂藉戰士被甲胄不得卧編氓望烽燧不得息耕夫荷戈紅女執餉於是乎又益元人之備矣今觀其用兵大率志在中原而所以倏往忽來於吾之境内者特不過如漢時匈奴以胡騎兵馳禾稼五代時契丹縱番兵入打草穀而已然不思預為之防則亦恐俱受其弊保蜀之

策其可一日不講明耶丁亥之春某自成都檄至軍前馳驅戎馬間者幾閱半載雖智識卑闇不能洞曉軍務而觀跡於舊墟咨問於故老不為無聞知事定之後記成一編而復取其事之尤切於時者析為八條如帥權之分合軍屯之聚散兵籍之所以增減糧儲之所以虛實編民之生齒登耗吏士之祿廩厚薄人材消長之機國馬虧盈之故因為文以達其事命之曰西陲八議以備憂邊思職者采擇焉

分帥

天下之勢必有偏重之處伏於人所不慮之間故善持勢者如操舟入海必隨水道以捄其偏而不善於審勢者如膠柱鼓瑟憚於解絃而莫知變徃歲西陲用兵國之門戶莫重於漢與沔也鄭公剛中首建分帥之議東自劍門利閬巴蓬大安而上為漢楊襄毅政統之西自天水西和岷鳳階成而下為沔吴武順璘統之紀律既壹而軍心定聲援相接而兵勢張當敵人蹂躪之餘而

能自立國隱然為蜀金城之重亦以其處置得宜故也乾淳紹慶之後或分或合蓋互有不同焉合之者則以為蜀中勁兵西路為最州城守帥多任武臣故不得不統於漢中以削武興之權分之者則以為關表四郡遥制一方設有緩急恐失機會故不可不兼設沔陽以接四州之援是二說者不為無見於當時之務也然以今日之理勢言之則武興之權重非所憂也興元之遥制非所慮也所可畏者金方與我相安而蒙古之焰已熾

熟蕃之道未塞而生寇之釁已開元兵自丁亥之春縣鏵龍橋徑犯舊州登摩雲嶺直擣西和游騎偏師時復出没於七方之下則利西一路在今日誠要害也沔為利西之鉅鎮既無城郭可以保民又無財賦可以募士布米之政不足以贍衆丁夫之脆不足以抗敵擁之以節制之虛名而不能行節制之實事脫或一騎落於闗頭而空城之守其力恐不能支矣為今之計莫若仍分置帥臣以重其權帥權重則兵計密生聚教訓攻戰守

禦益得以展布其略漢中居左沔陽居右為之制閫者坐籌握勝於中權雖黑白部之强不能動矣不然則導用嘉定二年指揮移利州之漕臣兼沔陽之帥守閒則緝理邊備急則供給餽餉是或一策也

併屯

吳之備長江也据守險要不過數四紀陟曾用此説以伐司馬之謀漢之屯夷陵也列柵連營動七百里魏文帝嘗語羣臣以策昭烈之必敗蓋好合惡離者兵勢之

常而包山川險阻為軍者兵法之所忌也蜀口之屯亦可言矣八萬之師雖統之以四大將之屯四大將之屯實分之於數千里之地以數千里之邊疆分一二萬之卒旅殆不啻散棊之布於盤而欲周滿晝路亦難乎其為守矣蓋嘗目覽山川身歷險阻得一老兵而問之直以為今日之勢不當置戍太繁設備太簡一舍之地戍守近數十區卷石之山列柵凡五六所猶之可也在寨之外其所分撥之兵多不上二三百人少不過四五十

人夫四五十人者以戰守則不足以斥堠則有餘有餘者不及裁不足者不能併多其部以分其力少其數以弱其心如或敵人擁數萬之騎倍道疾馳而吾所屯之兵如連雞之棲卒未能以必合則幾何其不為敵之所易也敵自入中國以來嘗犯吾饒風矣嘗犯吾仙人矣又嘗犯吾武休矣彼之所以越國長驅如涉無人之境而不顧者亦以吾備守之多而兵卒之寡也向使祖谿之敗黄牛之衂復有人焉以重兵扼於兩關之閒則敵

必不敢深入縱使金平之勝不得諸將相與并兵合力
於平土則敵亦未必却走嘗因是論川蜀之形勝固不
可不厚三關之屯而三關之門戶又不可不設一重之
衛衣必托裏而後可以禦寒風戶必重扃而後可以待
暴客今一軍屯西和而西和以上更分一大屯於摩雲
一大屯於崖石則三方之勢牢一軍屯成州而成州以
上更撥一大屯於白環湫池則仙人之守固一軍屯鳳
州而鳳州以上更分一大屯於興趙隅穿則武休之備

密經理宕昌以障武階謹固上津以保安康所屯之處必須全將全軍所援之師不妨首擊尾應其他小關狹隘不過置堠望以伺其動曲徑支涂仍復用間探以索其情如此則静必守其所固動必成其所欲安邊保勝之策莫強於此

廣糴

蜀之困於糧道其來舊矣陳倉之役以糧盡而還祁山之役以糧乏而退武功五丈原之役以糧運不繼而行分

屯之策夫以孔明天下奇才加之經事綜物何有遺筭而連年退師三以匱告流馬不能神木牛不能智非有他也依山險阻而轉輸之路艱絶水詰曲而搬載之力倍地之不便於運故也救漕運之獘莫若行廣糴之法夫綿劒漢中金洋及關外四州則糴之土地所産者也由利閬大安沔魚關沿江上下則糴之商旅所販者也紹興間議臣嘗欲置場和糴以樁之沿流州縣矣淳熙中朝廷又欲捐金增糴而貯之劒外十州矣夫樁之沿流

州縣則豐凶有凖而邦計强貯之劍外十州則緩急有備而夫運省一年和糴之數可以當漕運二年一斗漕運之資可以辦和糴五斗良法之便於官便於民蓋如此何憚而不即行耶慶元初計所歲糴猶四十萬石泰禧以來則失糴甚矣有一年三十萬者有初年二十五萬者有次年二十七萬者有數月八萬者却又有睉事一年有半官糴至十七萬客販六十餘萬者彼財非天降鬼輸只存乎人之所以措置何如耳今戎馬蹂踐之

後四野麥禾卒多損傷諸倉積聚未免耗散其間豈無棲畝之糧貯廒之粟而强胥黠吏夤緣為姦偽指囷倉巧申簿帳槩目之曰焚蕩求以茍免一時此則其敝在官而不在糴也廣糴之法有三其上就糴其次招糴其下椿糴就糴者就於邉而省漕運之煩招糴者通於商而免官買之弊椿糴者儲於州縣而有軍旅緩急之須行之一月當有一月之效行之一歲當有一歲之勞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久舍是弗圖而惟歛民是急則愚

恐今日之憂不在四夷不在三邊而在窮民也

互市

互市博買之權當使操之在中國不當使專之在四夷夫中國者夷狄之主也使蕃夷仰我之心常重而漢人藉彼之力常輕則置場市易以質劑相往來亦在所不問今也彼以騎兵為彊常有易我之心我以茶利為貴不能動彼之欲甚至闕市之不譏山林之無禁私商貿易之路蕩如通達甌脫飲酪之區俱食細茗彼見吾土

產之珍可以易致而西產之乘卒難必得則往往厚其
資給以誘我之商人以其羨茶而博馬於蕃族金人之
置場於洮者率用此術則是中國所操之柄彼蓋得而
執之矣為公家忠計者豈不慮及於此乎今夫秦司之
馬取於西道强壯闊大可備戰陳者謂之戰馬宕昌峰
貼峽文南三場所買是也川司之馬取於西南諸蕃格
尺短小不堪披帶者謂之羈縻之馬黎敘長寧南平等
六州所出是也戰陣之馬隸於三衙歲凡百二十綱羈

縻之馬撥於江上僅五十八綱而止夫較博買之額則
秦司為重而川司為輕論排發之綱則三衙為多而江
上諸軍為少又有在邊之馬軍隨帳之後乘率皆取給
於西邊之產萬一北兵乘破竹之勢而掃蕩諸蕃孳生
之種未蕃牧養之駒殆盡則又將何所博買乎欲聽百
姓自蓄而陰損敵騎之强則其敝也未免抑配於齊民
欲縱官兵招誘而深入蠻夷之腹則其久也未免引動
邊釁欲用市馬於六胡州之策率三十疋酬一將軍則

其所以爲賞格也亦未免有時而窮權衡於經久之可
行而斟酌於公私之兩利則莫若嚴鬻茶之禁而高估
馬之直茶禁嚴則商人重於犯法不敢越國而私販估
直厚則番人動於徼利亦將捐馬而爭賣歷觀前代馬政
之修無出於此二策之善若司榷牧者更得廉潔愿實
之人經理宕昌一帶推此策而行之則不惟可補國馬
之乏雖以是壯軍聲而空敵資可也

鶴林集卷三十八

宋 吳泳 撰

雜著

御書經武閣跋記 代宰臣撰

臣恭惟國朝以仁立國以文致平以武禁暴整亂聖祖神宗不能改也肆我藝祖皇帝肇造區夏四征不庭北漢契丹猶未賓服講武除戎之事無歲不申儆國人而訓之正月壬寅幸造船務觀水戰二月丙寅幸飛山營

閲砲車四月庚寅選卒於朱明門九月己巳閲兵於講武殿兩大閲於西郊七臨幸於教船池蒐苗獮狩著為通禮擊刺騎射悉為精藝用能南征北伐罔有敵于我師孝宗皇帝纘成祖武光濟中興雖强敵悍帥屢書請和而我之武備益自飭謹乾道淳熙間于白石于茅灘于龍山凡五大閲親登將臺鼓作士氣燕射玉津興復曠典武藝有掌記拍試有賞格鐵簾之射有遷轉補授六師既肅四方無侮所以金人始終未嘗渝盟犯塞皇帝

陛下惟二祖是承惟七德是經聖化甫更國威大競東亡
漣海徐邳闔户之寇西亡蔡息亳鄧抄塞之敵商丘之
南大梁之北蕃侯首將降執繫道亦莫不願歸職方王
師載班北使踵至向者陵轢邊吏甚鷙今玆被我衣冠
雜以綺裘綉袷僕僕羅拜于殿庭下盖亦我武惟揚有
以動悟之也臣備位宰府共貳樞庭目此武功懼無論
述乃者清燕游埶以御書經武之閣四大字宣付臣某
俾為宥府之鎮臣切惟建隆以來本兵大計先後釐草

條章登載于簡冊者其目凡十總命之曰經武要畧則
有其書矣而未有閣也南渡中興記嘉定癸酉剏閣于
本院之北北枕胥山南拱象闕中以所裒書藏于金匱
則有是閣矣而未有斯榜也今傑閣麗宏寶書充牣奎
翰昭揭雲漢動而日星垂也觀是閣者知武經在焉則
知烈祖之德見心畫在焉則見吾皇之聖臣于是肅容
拜手跪而言曰風雨之潤也雷霆之威也此天之經也
山岳之鎮靜也江河之澎湃也此地之經也春作夏長

秋冬變而肅殺之此四時之經也朝氣銳暮氣歸中夜之氣又從而收斂之此晝夜之經也其動也如風其止也如山其變化也如陰陽鬼神之不測進則無弱攻昧退則和衆安民廣運之以神布昭之以武奮赫之以怒者定之以功此帝王之經也聖人於易之習坎詩之常武明著其義曰常德行以習教事曰有常德以立武事蓋兵象水也水洊至為坎而君子于教民即戎之事不洊習焉是棄民也王旅如雷霆也雷霆震驚為武而人

主于四方既平之後不敬戒焉是究武也皆非其常也所謂常者即經也隨變而施宜者權也用之于戰戰所以立和之基用之于和和所以寛守之備體立于不可勝之地用行于和戰守之間其為武經莫善于此彼漢儒之説乃謂反經可以合道若爾則權謀十三家技巧百九十九篇皆是也豈吾帝王之懿哉臣既以模寫御書刋之翠琰復明辨經之説以對揚天子之威命

御書宗濂精舍跋記

臣嘗考國朝建立書院隸于今職方者三潭曰嶽麓衡
曰石鼓南康曰白鹿洞皆繇上方表賜勅額盖所以揭
聖範崇道規也道術既裂聖真無統士各阿其所好而
立之師門各尊其所授而名其學刊山結廬互相標榜
書院精舍之名幾徧郡國殆失古者天子命之教然後
為學之義前江西漕臣萬里緬思南昌故郡濂溪周子
嘗兩仕其邑既景迺岡崇設精舍又力請于上定之曰
宗濂奎畫爛垂宸光下燭奕奕黌宇巋然若揭於秋屏

列岫間至是學不為私學矣郡守臣泳與轉運判官臣頡茂祗拜雲章虔奉惟謹青衿之子相與咏陶游息其中不亦盛歟夫營道之有濂溪書院本其所生之地名之也康廬之有濂溪書堂指其所樂之處名之也今南昌之有宗濂精舍即其所仕之邦名之也然以臣管見窺測聖意所謂宗濂者豈但以官業吏道為宗哉春臺熙和風光而月霽其粹行可宗也夜堂澄寂玉振而金聲其令儀可宗也水花淨植可望而不可親其洒落襟

度可宗也庭草交翠可觀而不可盡其一般意亦可宗
也若夫圖披剥隂陽畫分動静以演河圖之生數書疇
誠幾德原理性命以發大傳之精緼此又斯道之宏綱
大用學者尤當詳玩密察而宗師之也聖上考文稽古
游思理學祖堯舜而宗仲尼且謂周惇頥實繼往聖絶學
故肆筆大書札賜方國由濂溪以遡洙泗由洙泗以鄉
唐虞之閫道此則君師所以寵綏四方之志也臣職在
宣化敢不拜手稽首答揚光訓題于下方淳祐丙午夏

四月朔

御書賜翰林院跋記

臣竊聞倬彼昊天日月星辰麗焉堯之文也域彼四海江河淮漢别焉禹之畫也叙聖文神翰而不以經天緯地言之何足以形容其大哉恭惟國朝以火德紹天統以奎躔開人文列聖承休尤重詞翰金門夜賜之札玉堂飛白之篆上昭三光下飾萬物自淳化以來直翰林者莫不誇言盛事以至今日皇帝陛下包羅五經之郛

游衍六藝之圃雖朝聽晝問日決萬幾而清閒之燕未
嘗頃刻弗親筆研故一言之出四方式以為典一字之
傳萬世寶之為訓臣曩者待罪禁從職掌文墨兩聞帝
制五被宣鎖因得以末學謏聞管窺制作之盛舊有一
御札二御批三御筆臣既以其副留于院中正本龍藏
罔敢失墜每讀罪已之札丁寧懇至湯誥泰誓無此文
章而臣所上明堂疏隨奏畫可與漢武帝受公玉帶汶
上圖采魏相月令說不啻霄壤若夫命一相之麻既予

告而復召除四節度制問當夕而後宣貌焉微臣當此隆遇皆前此所未有也臣自去國今更四秋顧瞻玉堂真在天上屬所領郡城有樓榜曰拱北臣以北之義未安遂易之曰拱極模勒寶奎共奉其上不惟侈儒生被遇之榮抑所以示臣子尊君之義也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

度郎中鄉會詩跋

牽儷偶以為律剽聲病以為工詩之下也今起部郎合

陽度周卿以鄉會冠纓之盛賦詩紀事有曰選入周官未厭多真可謂一篇警策矣而客有訪余者則曰多字不與家韻叶且非進退體豈其誤耶余曰古人有之客曰古詩有之而律則亡也余曰子豈不嘗讀白樂天春去之詩乎一從澤畔為遷客兩度江頭見暮春白髮更添今日鬢青衫不改去年身百川未有回流水一老終無却少人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殷勤與春二韻也又豈不觀邵堯夫首尾吟耶堯夫非是愛吟詩

為見帝王俱有時日月星辰堯則了江河淮濟禹平之
皇王帝伯經褒貶雪月風花入品題豈謂古人無缺典
堯夫非是愛吟詩題與詩異音也間有天字韻押言字
饒字韻押豪字陳字韻押論字如此類例弗可枚舉雖
文公老先生密庵分韻鄉社次韻亦多取旁韻通押皆
律詩也而子獨何以謂之亡哉夫嫖姚校尉師古訓姚
字本從去聲而老杜後出塞曲則押入四宵雌霓連蜷
沈約用霓字元從入韻而蜀公試學士院則押入十二

齊若以詩格論之則子美為背律景仁為失韻而學者至今不以為誤厥有由也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善觀詩者但觀其旨趣之深厚詞脉之和暢有補於風俗教化而關於君臣上下朋友長幼之倫斯亦可以為詩矣正律背律之分本韻旁韻之别無庸多較也雖然是又不可不考也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此小雅詩也豐屋蔀家好富貴憂患多此樂府詞也流聲馥秋蘭辭藻艷春華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此又選體也古人押多字率通九麻陶淵明擬古阮嗣宗詠懐謝叔源游西池亦然蓋古自有通韻而舉于禮部者少能知之儻更以古音押令韻則世豈不驚恠而譁笑矣哉矯今人之所怪酌古人之所通時復以三百五篇樂府騷選之曾經采用者引入於律體之間此又非子之所知也客退遂以答客之語書其後

張仁溥詩藁跋

古人作詩無一篇無源流無一字無法度退之雖豪健

奔放絶少刀尺而緣情寄興依聲用韻未嘗不本諸古南山詩則司馬相如上林賦也聖德詩則太史公龜筴傳也秋懐擬枚乗十九首別元恊律效李少卿蘇子卿七篇若南谿始泛暮行河堤上重雲贈李觀江漢答孟郊則純是學建安諸子晉宋齊梁而下更不道也故無古人胸襟不能讀退之詩無退之筆力不能作古人語風氣日降邊幅窘窄競趨晚唐以為鮮好抑下矣張仁溥早有能詩聲近擕一編見過古律雜奏粲莫可耘問

其所嗜何詩則曰退之也子其得之矣雖然得于退之而復求退之之所以自得于古人者則余猶有望也

李忠愍琴研銘跋

右琴研銘二十七字或謂忠愍公書之以遺王文正之子貽永詳其所題舊名猶是未出使雲中時作也公平生所為文以理為體以氣為輔以忠為骨以義為幹詩如杜甫感義鶻文如韓愈逐鱷魚書如陸贄論裴延齡疏如柳伉請誅郭元振及臨難罵賊將絕而為之歌曰

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効死兮死亦何愆壯哉悲乎蓋與離騷爭明於日月矣兹銘之作非其至也其子孫以其遺墨寶之殆若謨寶文貞公之故笏云耳

黄樓銘跋

熈豐間以文鳴國家之盛者不但一東坡耳黄樓既成子由太虛作賦履常作銘二賦坡自謂子由實勝僕又稱曰夫子獨何妙惟銘最古最有法度一時諸賢見者皆斂衽獨坡偶不及之斯文遇不遇抑有時耶耶顥蒙大荒

落維夏上澣日鶴林吳泳叔永甫書

怡怡齋跋

昔者先君子之遠諸子嘗闢室之東偏曰怡怡齋不令兄弟恪奉先志復書顏氏語于其壁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

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難合矣今有詰吳子曰齋之名怡怡也何訓仲尼父之所以語冠雞珮猳者何事子曾無一詞及之吳子俛焉遂歌如鼓瑟琴之詩而退今又弱夫季也廼以書吾齋者而書伯詵仲躬後

自警圖跋

向見鞠坡以卲堯夫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請刊語坐右每愛之為知道者之言後來讀葵軒書

却謂贏得一語猶有利心不若改作君子本分做君子至矣哉世間安有不本分而能為君子哉觀此二字即是洙泗傳道之精髓語孟扶世之命脉顔曾仲弓子思孟軻成德之門戶入孝出弟忠信篤敬三斯（斯遠暴慢以下）四勿（非禮勿視以下）五實（仁之實以下）之註脚循乎此則為正理離乎此則為非道君子小人之辨實判於此矣韋侯貴戚之胄而肯鞭辟從儒素中來可謂趣識之正若只依聖賢所教從本分上做起工夫為己者為之為人者不復為

也則一圖綱領盡在於是見月可以言指矣紹定重光單閼夏五日書於外府

樂山堂銘

籍溪入館文公朱先生以詩遺之有云甕牖前頭立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形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麽青或傳以語五峯五峯惜其有體無用因别賦一詩曰幽人偏見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乾坤洗

過一番山更好世遂以為此詩一體用該動静也吁文公豈無所本而言哉静者山之性壽者山之質文公之詩其仁者之所樂歟遂演其義為君舉銘

潛然若虛凝然若峙窈然其深若伏隆然其高若起其真而静也似有道其敦而樸也侣聞禮陽變陰合春生秋靡淵然出雲利物而致用者静中之動翳然内日收晰而反聽者動中之止雖然主静者山之本體彼世方

駕鹿車度羊腸九折而不肯休子試味此山之所不味

達齋銘有序

嘉定壬午某嘗客於鼻泉書院癸未歲子先亦於亭泉乎館達齋之銘乃某去凌雲後一年所作也聖人語言枝枝葉葉相對質直好義至處以下人只是一滚說出務學之實到得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方與上下文反對而言今銘之序引特於其中析而二之若謂

察言觀色過于夏畦之勞慮以下人甚于淉床之謟亨泉端人也其疾邪指佞有補于世教則大矣然先聖所以語子張必達之義惜乎其死而不共商之也因子先之請爲發其義

古我先民爲學自内伊令之人馳騖于外自内之學不求人知所主忠信隨事之宜察言觀色于以省已慮以下人更審其是學既精熟天理流動孝以事君慈以使

衆放之四海行之九夷參前倚衡無所礙之彼外馳者
名浮于實虛矯張大謂莫已敵矯情避兄要譽悅友適
覯厥成竟亦何有惟仲尼氏誨人有方愚回魯參而辟
子張聖謨孔明氣質終化翹翹升高俛俛自下如縠始
萌如泉始達良知之生莫之能遏子以斯義歸而內省
高車結駟為道之穽

玉齋銘

子齊摘橫渠語以玉名齋可謂有志於自修

矣故為之銘

人為物靈受天明命知誘物化匪磨弗瑩淬以禮義琢以詩書明師良友礱而錯諸與善人居未得為善不善相劘氣質始變挫之横逆加之困衡疾疢内攻德慧乃生所以古人以石攻玉舜於陶漁說於版築夷餓首陽子畏于匡一時之塞萬世之光温潤為仁縝栗為知豈伊令人無此良貴棄其在我珍其在人貴溢富極乃災厥身子之進德莫如持敬無隳令名往廸乃訓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三十九

宋　吳泳　撰

策問

[illegible]

策問王制制禄爵以國之大小為差然試攷其制禄之

法則殺及於庶人而優於十五倍也盖卿之禄已厚若更

後小[illegible]而後國之廪則地之所出抑不足以供士之

禄浸薄若不以下士而視上農夫之食則身之所養愈

不能自給此廩祿之所以優於小吏自昔以來則然矣況仕於窮邊荒絕之地耶況仕於戎馬蹂踐之區耶夫以益梓夔而視利之東西路則地之相去若此其甚邈也以利劔閬而視關表之五州則祿之所班若此其弗侔也五縣吏之俸不及中州之二三曹官之請僅當內郡之一重之以庫帑之匱支加之以銀會之折閱小官之所得厘厘無幾矣夫俸所以養廉也既廩厚然後可以激其赴功稍食優然後可以責其守節今祿既不足

以代耕而平日之所以任使者又無至誠樂與之意至有荷戈共守而一紙之書不相及襆硯自隨而十年之官不得代萬一邊符告警而欲望其仗節死義豈不難哉昔王文公上書言事有曰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今財用匱乏而復為此論人必以為不可行荊公此說未為不是然欲求理財以益之則非也賦歛有定數而不可以求羸仕祿有定品而不可以加益討其源流而稽其功緒斯得之矣大率邊吏之

人使民以時此太守職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事也太守知民生孔艱撙節財用減省徭役無妨汝穡事無奪汝農時每於先聖格言罔敢失墜汝獨不念天顯不服田穡不愛父母之身逐末好訟每閱詞牒間有冒耕者有爭役者有斬墓木伐墻桑者有借人耕牛不還者則是前日所勸誦孝經本文元不恪意遵守所以有此抵冒豈皆長吏勸民不明抑亦爾父老失於告戒耳汝亦當思沿淮之田畝馬蹂踐麥

忘後日之飢見一歲之暖遂忘來歲之寒飽暖則生逸樂逸樂則生慢易惰棄農桑崇縱飲博入不能孝養父母出不能順事長上不信天道不畏王法將恐豐年不常逢嘉穀不屢碩大兵之後繼以凶荒長吏易如傳舍後來者又不畀矜汝則汝等安得長享今日之樂雖若祖若父所授產業亦不能保有矣今春氣向中土脈漸起正是東作之時如穀之品禾之譜踏犁之式戽水之車辟蝗蟲法醫牛疫法江南秧稻書星子知縣種桑等

法汝生長田間耳聞目熟固不待勸也惟孝悌與力田同科廉遜與農桑同條太守懼爾未必能家孝廉而人遜悌也故躬率僚吏申勸于郊爾其修乃身順乃親睦乃鄰遜乃畔既種既戒自此月中氣至八月寒露穀艾而草衰西疇畢事則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以報豐年豈不為汝農夫之慶敬之哉勿懈

温州勸農文

勸農古也勸農以文亦古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同我父子饁彼南畝此周公勸農文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孔子勸農文也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此孟子勸農文也今太守勸農于郊亦只是豳詩孝經孟子等語詔諭父老別無他文字也然古之勸農者一今之勸農者二方春東作土膏脉起負耒而往于田合耦而耘于野向也東甌之俗率趨漁塩少事農作今則海濱廣斥其耕澤澤

無不耕之田矣向也塗泥之地宜植粳稻罕種麰麥今則彌川布壠其苗幪幪無不種之麥矣因荒旱而墾闢勤迫凍餒而耕作力若非去歲一歉則游手逐末安肯轉而緣南畆哉是惰農自安者不容不勸也然地有肥磽農有上下溪鄉與平原之壤不同上戶與中人之産各異積穀之家壟價而莫知發儲鎡之室守錢而莫之貸豐年樂歲則資下農以自贍一遇荒歉則聽其老弱轉徙阽於死亡而莫之捄豈天理也哉夫損上益下曰

益衰多益寡曰平貧富相依自古常理知積而不知散
亦豈大家之利抛荒田土無人耕鋤一不利捨棄稼穡
無人種藝二不利脱有鄉井不虞無人保護救助三不
利去其所以不利者就其所以為利者均通其有無賑
貸其乏絶使有穀以梂飢而不至無錢以糴米則如上
農之既富者又不容不勸雖然豐凶穰毀皆原於心一
念之善則油雲甘澤嘉穀瑞禾風災滅息盜賊不起無
非休徵一念之惡則癡風猛雨莠苗秕粟田萊多蕪疫

癘並興無非咎徵今太守與汝約不順父母不友昆弟不睦鄉比閭族黨不力田務本越其罔有黍稷則惟汝自生毒其或政令之不平刑罰之不中邦財侯度之不式奪爾時害爾功不卹不矜天用降威薦飢我百姓則茲惟有司之愆此太守不但勸民而又身自為之勸也雖有飢饉必有豐年太守與汝各勉之毋忽

隆興府勸農文

按隋書地理志載豫章之俗頗同吳中其男勤耕稼其女

勤紡績意謂田野闢蠶桑富民皆著於本無凍餒之患矣太守自吳中來入境問俗則不然吳中厥壤沃厥田腴稻一歲再熟蠶一年八育而豫章則襟江帶湖湖田多山田少禾大小一收蠶早晚二熟而已吳中之民開荒墾窪種粳稻又種菜麥麻豆耕無廢圩刈無遺隴而豫章所種占米為多有八十占有百占有百二十占率數日以待穫而自餘三時則舍穡不務皆曠土皆游民也所以吳中之農專事人力故諺曰蘇湖熟天下足勤

所致也豫章之農只靠天幸故諺曰十年九不收一熟十倍秋惰所基也勤則民富惰則民貧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耘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此理的然安可厚誣哉汝等父老莫謂太守黄金裝帶朱衣引馬與汝邈不相親其實亦識字一耕夫耳況職在勸農朝夕思念惟恐歲一不登以病吾農故為汝占丙午太歲則有麻麥加倍之謠占正旦清明則有米賤蠶善之謠占月朔遇辛則有五穀皆熟之兆占甲子不雨

則無赤地千里之憂又為汝預占先分後社則猶恐奪
汝之食俾汝不得趨田鼓賽社翁也又為汝占有聞之
戚則又恐節氣近後田收晚而穀米虛也太守心腹腎
腸無一日不念汝汝等豈可不勤身從事以體太守勸
劭之意哉太守與父老約汝歸勸而鄰里率而子弟不
昬作勞不服田畝而鬬很喜訟不務本業不營生産而
尊巫事鬼不顧父母之養不念妻子之愛而好飲酒博
奕廢農時誑地利輸王稅不以期汝則有罰若夫刑法

之不中以旱汝政事之不平以澇汝專聚歛以傷汝之財事興作以困汝之力飾廚傳稱過使客而不恤汝之飢寒則太守當執其咎為此文者不但勸民而又身自為之勸也其聽之毋忽

神泉縣勸農文

古者里宰之職當以歲時合耦于耡趣其耕耨蓋無日而不在阡陌與民親也今則否矣惟有仲春勸農尚倣古意今其敢視為具文耶於是若時祗率厥典有事于

郊登進父老而告之曰令來長邑恰巳朞年於汝土風亦熟悉矣地近山也故其俗靜約無有侈心田多石也故其民勤苦不自暇逸疆井狹於鄰封也故其事簡少亦無盤錯之訟令豈有他繆巧求異於人率惟平易近民視俗施教而已但自比歲以來雨雪時降年穀順成物價之昂視昔加倍閭里末作者或有食貴之憂至於爾農則戶有蓋藏以養父母以饁妻子以享南畝之樂此豈令之涼德能致然耶皆爾孝弟力田以臻于茲令

亦職有利哉然令嘗聞天時靡常民事難緩爾以有幹
有年家食粗給也則力易怠有委有積生計頗優也則
心易肆易怠則不昏作勞不服田畝必荒棄我穡事易
肆則弗祗弗字弗恭弗友或慆縱于非彝服田不力而
心念又差安知不以是拂至和而名乖氣也令令以誠
告爾爾歸而鄉詔而子弟及而鄰里其所以服爾田或
耘或耔以自盡於功力又思所以愛乃身睦乃親相友
相助以自盡厥心既勤敷菑又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

逑續乃命于天則順氣所感和樂興焉民其永孚于休
毋怨
令尹出郊勸農故事也人皆指為故事而令尹獨以為
非故事也一雷土之田地之肥磽不同年之豐凶不同
人事之勤惰不同為之令長者既不如古者縣正里宰
之職出入阡陌與諸父兄率而子弟朝夕從事於耘鋤
耒耜之間而一年之內惟仲春一月耳又不丁寧告戒
以趣其穡事則農將怠於用勸豈得陶陶然日新哉汝

農之為生亦厚於他邦矣家有糇糧戶有葢藏田有雞
豚狗彘之畜向也物賤引貴不免稱貸而為之息今則
米斗千錢生計頗優裕也向也僦屋賃田不免以身傭
於人今則競相求問而世業可長有也紫巖以西飢民
間有嘯聚汝四境之内耕者誾誾桑者泄泄而無一塵
之擾也萬安以東雨澤不以時降汝田里之間既優既
渥既霑既足而無一物之不遂其生也閭里之人貧而
四隣富末作之民苦而三農逸汝抑亦念天顯與民生

之所以厚哉汝等父老或百年或九十年或七八十之年既勤敷菑以有今日不待敕勸汝家年少子弟不識耆舊典刑僅見一日之飽而忘後日之飢見一歲之煖而忘來歲之寒好勇鬬很以拒捍公上惱縱淫泆而大泯亂於民彝此則長民者之所深憂也今長吏與汝農二年相安不啻如父兄之詔其子弟或租賦愆期以訟麗於刑獄則亦不過象之威之未嘗加一箠於爾之遺體也然今之更易猶傳舍耳三年之後安知天時不變

遷地脉不流轉上農之家不析而為下農之産長吏又不畀矜爾倚威為化則汝安静之福豈可長保如今日耶汝歸而告諸子弟其楙乃功敏乃事禮義以閑其家而毋凌暴於其下忠愛以奉其上而毋疾眎於其長則民俗歸厚髦士亦將出於農矣謹識之毋忽

公主剃胎髪祝壽文

伏以青煒熙和絳河爛明寶婺炳秀槃宮毓精帝子降兮瓊圃天孫下兮玉京如蕣吐英如蘭茁芽蒞春柳其

方英粲穠桃其始華南薰入紘月良日吉炅簟清安夜衣芬苾寶刀具瑤席張滌犀錢兮泛璿果進盤悅兮沐蘭湯雲鬟兮削青蟒首兮凝綠阿保抱持傅姆延祝宜君宜王兮萬斯年宜兄宜弟兮百其祿更祈覃訏共燕戩穀

書水帝子對昌黎伯辭

單閼之歲洊九過二炅子卧疾苕溪之濆寒則洒洒淅淅然如負氷雪於背熱則熇熇暍暍然如蒸火雲於肉

醫診之曰此鬼瘧也宜禁避厭禳余辛丑秋嘗遣子槃燎獮釃酒就水步誦韓子詩送之瘉今更命柴也送如故弗瘉豈故鬼癡新鬼黠歟何後劇之不如前差也已而淒風颭然有嘯於梁者曰子毋隨聲譴我為也陰陽分界絶不容雜擾彼韓子原鬼既謂之無形與氣又安得有瘧邪請先與尚論其世夫實沈之神高辛帝子也臺駘之鬼金天氏孫也朱降于莘象祠于庳唐之肩虞之弟也羽淵以夢感桑林以卜見又皆黃帝玄王之冑

也而祟於晉而禍於虢而淫督於道之民而祟降疾厲於悼平侯之身未必非人所名若盡以其惡歸之數子豈知鬼神之道哉人之死也魂精爽則為神明魄沉殺則為鬼雄雖其間强死而忽為厲者亦未有久而不散之理矧吾祖軒父頊實嗣水帝魄降而死且數千百年獨不能露光景於春秋列國尚肯為鬼於唐乎盖斯人之所以致疾者則亦有自來矣暴以霜露冦以寒暑六淫浸髓五爐熏骨外熱與金氣相薄中黃與腎神交惡

則必生疾喜怒怫其冲和悲樂殃其平粹積思成憊組勞成衰自衰得白從白得老則必生疾爐金匱石鴻寶之蠹也山巇水鮮谷神之害也傷不必溺於色悅目者皆伐性之柯也困不必湎於酒爽口者皆腐腸之藥也工書以辟於所好而妨道觀綦以骛於無益而喪志日務記覽以蝕其魄好為詞章以鑠厥靈訓詁之辯巧於二豎之穴膏肓雕鐫之病苛於三尸之喙肝腎含英而不吐咀華而不下又甚於七童十四女之絡繹於肺腑

凡此者非神非鬼皆君自益其疾耳君今而後使心王不妄動志帥不輕謀肝為將軍不浪戰伯桃守門子丹進饌泥丸百節之神截岳斬罔無客陰外邪伺間得入而又瘞破硯投敗筆盡焚斷藁殘文守玄神庭尚白貴丘鎮之以無名之朴則天不憎其盈滿鬼不瞰其高明而其身亦保康寧之福矣言未既渙然寤覺豁然病已出戶視之庭空月霽吾聞阮千里之門有一客善譚名理雄於才辯豈子乎遂書其對

太乙宫通真齋馬高士酒牓

天下奇惟武林巳貯乾坤之清氣宫神貴曰太乙首斟道德之真源不滌世上塵安知此中趣太乙宫通真齋馬高士龍臺舊侶牛麓散仙鍊太清之露以抄書棄巳陳之糟粕汲真一之泉而洗髓留不盡之菁華常惺惺從寶珠會上來還兀兀嚮白蓮社中去撥雪披雲幾八千里擣香篩辣者十五年瓢掛晨華常抱半床琴而偕往觴浮佑聖或攜一隻鶴以相隨只思三杯大道之通

不效五斗先生之癖白墮久藏于一室黃封忽下於九霄爲醉經償數歲之勞故前席置十齋之首昔延青城客逢對飲之二生今拂紫霞壺見獨醒之一士清夜沈沉綅更酌好春拍拍都滿懷瑠璃鍾琥珀濃莫滴劉伶墳上土鸚鵡杯蒲萄綠且陪太白謫仙人更使金母薦桃月妃奠桂以穆上皇之祀以祈天子之年懽動龍顏不妨道士化爲榼春生燕坐儘使山翁醉似泥更約高陽之徒同餞華胥之國

胡應桂字說

水陸草木之品春秋之大夫公子媚之以為名者衆矣宋以華椒楚以戢黎晉以解揚以州蒲衛以子荊秦以子桑鄭以子蘭蘭香草也妃公子宜也餘則不錫名也近世之士多取桂為名蓋自郤詵對策東堂唱為桂林一枝之語世遂以士之決科者為折桂唐温庭筠詩云故人新折桂老杜亦謂禮闈曾折桂皆承訛襲謬寘迷於利禄之闕而弗之悟也吁抑陋矣嘉南州之炎德兮

麗桂樹之冬榮其植也秉陽其生也好直其居處也不羣其芳潔似君子其偃蹇似幽人其丹心之自渥似忠臣義士吾以其德命桂則桂必領受無愧色科第何足以溷之耶東嘉胡産隆爲其子應桂請字於余且曰吾證諸夢頗與公子蘭之事相應是子也當志學之年口誦九經更相詰難不差一義則亦上根巳余之意猶欲養之以德故字之曰德夫淳祐改元夏五月書

槃字説

墻屋門之始也冠禮之始也為宮室而不飾之以墻屋則無以居為士而不成之以冠禮則無以立美哉古人之重冠事也筮日可矣而又筮賔宿賔可矣而又宿賛擯請期宰告事洗于東榮服于西墉紒于房冠于阼醴于客位尊之以三加重之以三醮華且榮矣而又懼其實之不知也則責之以四者之行使知為人子而孝為人弟而弟為人臣而忠為人少而少容體正而天理之則定衣冠肅而內心之敬生然後始知吾之一身與天

地並立爲三而命之曰人可也自冠禮廢而天下無成人唐之時有行於朝者而舉朝笑之國朝元祐初有行於野者而城郭皆莫之行也夫禮始於冠士昏士喪士虞鄉飲燕聘朝覲次之今禮之次者皆得而行禮之始者乃憚而不行抑何冠禮之不幸也賔曰子知冠禮之可行而卒莫之行何也嗚呼是則有說十五至二十曰冠而某子之年則踰冠矣緇布至爵弁爲三加而某子之冠則再加矣冠主已失於前而復欲强而行之則告

廟之辭曰某之子某年漸長戒賓之辭曰某之子某日
將加冠則是自欺也自欺而將以率諸賓恐非天理之
節文人事之大端也然則不可不字之昔魯襄公十二
而冠或曰可以冠矣伊川先生則以為非其時周道幼
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或曰五十乃加字也而文公先生
則以為非其義禮以時為大未及年而冠則太早艾之
年而加字則太遲鄉俗先老蓋亦有未昏前卜日會賓
昭告爾字者是式可從也賓曰子之子既以槃名則當

字之曰景碩考槃一詩而稱碩人者三盖美賢者隱處澗谷陵陸之間而碩大寛夷無戚戚之意今子之生也子之居也則異是矣子能景慕碩人常如在澗在阿在陸時則不戚於貧賤不狃於逸樂其為氣也不餒其為辭也不游其為士也洪毅而不隘責之以成人之道斯可以為成人矣既歌考槃徹章遂再歌椒聊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又歌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德音不遐碩之義大矣哉字訖主人以賔之辭復自悼冠禮之

既失者而爲之説

贈風角富春子説

聞鳥聲聞班馬聲而知齊師之必遁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楚師之無功天地以虛爲德門無聲臭之可聞若非馮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則雖號明風角者精如京房容如翼奉智如任文公奧如謝夷吾博如樊英要眇如王琛閎深如劉孝恭探賾索幽如廖扶段翳世學如節宗家兒傳業如李南女總千山立坐授諸子銜

壁如管輅畢綜羣書如陳訓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諸山得道如戴洋亦不能施其占候之工推測之巧也子之術則異於是常向予言歲在癸巳聞隨州鼓聲謂鼓云不久用兵某州某侯必出師三京予竊恠之鼓豈能自言哉因攷佛圖澄傳澄聽相輪鈴音有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又云軍出捉得曜也則是亦澄之學也然澄能料勝子不能料敗何邪今聞子自京師遊師府盡不於天清日静無陰雲風雨之夜循江淮以北去九百

步外持尺寸之管聽三軍之聲表以八風中以五音端以六甲如天雷在前羽兵必破害氣三合季龍當死試為我占之端平茶兆涒灘春社日鶴林吴泳書于玉堂

可大受說

數以倍言邵子法也不知可君所傳得之何師而迺謂九倍為帝坐八倍為王公師相七六五為執政侍從其餘卿監郎曹監司郡太守莫不積倍數以推測無一不靈予猶未之奇也既來京師策逆雛之必成覘勁敵之

必退方國步斯頻疾如疾首之時而得君指數勘定月日抑亦謂智於其大矣李國史書之信史也予猶謂蜀中明年饑又有兵變嗚呼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汝多凶更勿多言將恐人唾罵汝為靈鳥也於其西歸也書此遺之

筆記二則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鍼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節一針還覺

有奇功出門放杖童兒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逕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鍼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耳

有來蘇渡云修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豈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為榮故名以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媒糵擠排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漁翁野叟亦以為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

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笋斜出者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四十　　宋　吴泳　撰

詞

生日自述 沁園春

鵾鳩鳴兮卉木萋止維暮之春笑憨翁漸老年加三豈猒郎多事詩記三星六十有三髙吟勇退只有尭夫范景仁從今去且亭前放鶴溪上垂綸　交親散落如雲僅留得樽前康健身有一編書傳一囊詩藁一枰碁譜

一卷茶經紅杏尚書碧桃學士看了虛名都賺人成何事獨青山有趣白髮無情

又 摸魚兒

甚一般化工模子鑄成一箇拙底生來不向春頭上却跨暮春婪尾蔫省記蚕冉冉花陰滮滮循除水雖然恁地但笑詠春風閒推鳴瑟別自有真意婪尾字或作藍從前看三十七年都未醉生聲利場裏浮雲破處窻遞月喚得自家醒起別料理那玉燕石麟不當真符瑞徹頭地位

也須是長年閒些些好話作箇標月指

生日和蓬萊仙降詞 沁園春

春事闌珊桐花爛漫不堪鳳栖嘆交枰世道容容是福危航宦海了了成癡邵子豪情樂天狂態六十六年纔覺非（邵堯夫有六十六歲吟 白樂天有六十六歲詩）溪山畔要看承風月舍我其誰　文章高下隨時料織錦應須用錦機愧老無健筆高凌月脇病無佳句下解人頤君昔東坡我今韓愈（仙自云某即坡仙 還以韓愈相戲）造化一爐如小兒都休管看龜翻荷

露燕落芹泥

洪都生日不張樂自述　滿江紅

手摘桐華悵還是春風婪尾按錦瑟一絃一柱又添一歲紫馬西來疑是夢朱衣雙引渾如醉較香山七十欠三年吾衰矣　紅袖卻青樽止檀板住瓊杯廢澹香凝一室自觀生意事業不堪霜滿鏡文章底用花如綺笑江濱游女尚髙歌滕王記白樂天六十七歲詩云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

壽范潼川并序

嘉定甲申之秋七月良夜夢歸家山過鶴林之下見老鶴翩躚從西南來方瞳而朱頂玉立而長身其色内白其氣孔神殆類有道者既悟作而曰豈絜菴老仙誕日之祥耶遂書此夢演成滿江紅一闋為斯文壽

夢遶家山曾訪問鶴林遺迹見老鶴翩躚蜚下方瞳如漆蕙帳香銷形色靜玉笙吹徹丰神逸夢醒來忽記鶴

歸時翁生日　南陌杖東山屐紅樓酒青霄笛料中梁
何似涪江今夕君不見洛陽耆英會花前雅放詩聞適
獨北都留守未歸來七十一

壽李長孺 水龍吟

清江社雨初晴秋香吹徹高堂曉天然帶得酒星風骨
詩囊才調瀉水春深屏山月淡吟鞭俱到算一生遶徧
瑶階玉樹如君樣人間少　未放鶴歸華表伴仙翁依
然天杪知他費幾鴈邊紅粒馬邊青草待得清夷綵衣

花綬哄堂一笑且和平　心事等閒博箇千秋不老

壽崔菊坡　鵲橋仙

二童一馬素琴獨鶴長與仙翁為伴自從分付益州來便蔚有隆中人望　邊烽白羽軍符赤籍弄得不成模樣頒公福德厚如山為扶起坤陲一半

壽吳毅夫　清平樂

梅霖未歇直透菖華節荔子纔丹梔子白檯貼誕彌嘉月　裁冠蟬尾翛翛整衣鶴骨影影閒道綵雲深處新

添弄玉吹簫

宣城壽李永弟 賀新涼

碧嶂青江路近重陽不寒不暖不風不雨杜宇花殘銀杏過猶有秋英未吐但日對南山延竚碧落仙人騎赤鯉渺風塵不上瞿塘去來伴我宛陵住　西風畫角高堂暮炙銀燈踈簾影裏笑呼兒女爺作嘉興新太守囯拜鶚書天府況哥共白頭相聚天分從來鍾至樂更誰思野鴨鴛鴦語提大斗酌寒露

壽李武博 漁家傲

翠隱紅藏春尚薄百花頭上梅先覺清曉寒城聞畫角雲一握鴉翻詔墨天邊落 碧眼稜稜言諤諤諫書猶自留黃閣世事翻騰誰認錯休話着綠尊且舉鸕鷀勺

壽魏鶴山 八聲甘州

又一番瀘水出牂牁江聲洶鳴鼉正南人爭望轉移虎節彈壓鯨波未見元戎羽葆民氣已冲和不待禁中選李牧廉頗 却顧邊陲以北似乘航共濟亡楫中河縱

纜頭穤尾其奈不牢何明公一襟忠憤想誓江無日不酣歌當津者豈應袖手長燕江沱

壽季永弟 青玉案

杏花時候匆匆別又欲迫黄花節過了三年經八月驪駒聲裏青鴻頭畔幾見刀頭折　諸生立盡門前雪半偈重翻為渠説且莫從頭烹鄒槳已呼童稚多藏酒秫共醉陶彭澤

宣城鹿鳴宴 謁金門

將進酒吹起黃鍾清調手按玉笙寒尚峭隴梅春已透
藍染溪光綠皺花簇馬蹄紅鬬儘使宛陵人說道狀
元今歳又

温州鹿鳴宴 謁金門

金榜揭都是鹿鳴仙客手按玉笙寒尚怯倚梅歌一闋
柳拂御街明月鶯撲上林殘雪前歳杏花元一色馬
蹄歸路滑

孫園賞牡丹 柳梢青

元九不回胡三不問花說與誰賴得東皇調停春住勾
管花飛　庭前客打紅圍想孫子兵來出奇似恁丰神
誰人剛道色比明妃

鄆縣宴同官 摸魚兒

倚南牆幾回凝竚綠筠冉冉如故帝城景色緣何事一
半花枝風雨收聽取這氣象精神則要人來做當留客
處且遇酒高歌逢場戲劇莫作皺眉事　那箇是紫佩
飛霞仙侶鬖鬖雲步如許清閒笑我如鷗鷺不肯對松

覓句萍散聚又明日還尋錦里烟霞路浮名自誤待好好歸來攜筒載酒同訪子雲去

六月宴雙溪 水龍吟

修篁翠蓧人家分明水鑑光中住就中得要危亭瞰淥小橋當路一榻桃笙半窗竹簡清涼如許縱武陵佳麗若耶深窈那得似雙溪趣　一夜簷花落枕想魚天漲痕新露多君喚我掃花坐晚解衣逃暑鱠切銀絲酒招玉友曲歌金縷願張郎長與蓮花相似朝朝暮暮

神泉春日賦　魚遊春水

東里韶光早百舌枝頭啼碎了溪梅開盡池水綠波還皺種柳先生覺意闌看花君子非年少心似澹雲夢隨芳草　滿地松花不掃鎮日春愁縈懷抱誰能擊筑長歌吹笳清嘯寄聲玉關行人道未報君恩難便老雞塞雨寒戍樓烟渺

春日感懷　祝英臺

小池塘閒院落薄薄見山影楊柳風來吹徹醉魂醒有

時低按秦箏高歌水調落花外紛紛人境　猛深省但有竹屋三間蓮田二頃便可休官日對漏壺永假饒是紅杏尚書碧桃學士買不得朱顏芳景

壽友人　千秋歲

松舟櫓檝茗雲溪頭別秋後雨春前雪書憑湖鴈寄手把江蘺折人未老相看元侶來時節　芳草鳴鶗鴂野菜飛黄蝶時易去愁難説折波浮玉醴換火繙銀葉拚醉也馬蹄歸踏梨花月

雪詞 上西平

似斜斜纔整整又霏霏今夜裏窗戶先知嫩春未透故穿庭樹作花飛起來尋訪剡溪人半壓橋低 兎園冊漁江畫蘭房曲竹丘詩怎模得似當時天寒薹指問誰能解白登圍也須憑酒遣箏擔擊亂鵝池

洪都病中閒計浣章成父讀示劉潛夫往歲辭建寧初命之詞而壯之因和一首寄呈 沁園春

誇說洪都西滕王閣北豫章臺對雨簾半捲江横如舊

溝亭歆壓梯上無媒但有江山更無豪傑拔脚風塵外一杯題千墨須杜陵老手太白天才　力能筆走風雷人道是閩鄉老萬回把崇天普地層胷盪出横今豎古信手拈來使翰墨場着伏波老上馬猶堪矍鑠哉今耄矣獨尊鱸在夢泉石縈懷

和吳毅夫 滿江紅

伶俐聰明都不似阿奴碌碌漸欲買青山路隱白雲同宿半醉儘教烏幘墮熟眠休管屏風觸算人生能有幾

時間金烏速　麄麄飯天倉粟濁濁酒天家祿更釣鮮
采薇有何不足君不見當年金谷事綠珠弄笛椒塗屋
到而今富貴一場空終非福

和史子威瑞梅 卜算子

漠漠雨其濛湛湛江之永凍壓溪橋不見花安得杯中
影　明水未登彝飾玉先浮鼎寄語清居山上翁驛使
催歸近

倉江分韻送晏鈐幹詞 滿江紅

元帥籌邊誰肯辦向前一着大丞相孫兒挺偉素閑兵
略楊柳依依煙在眼檀車嘽嘽春浮脚吏何妨二十五
長亭橫氷槊　登劍棧懐關洛機易去愁難割豈而今
全是從前都錯鹿走未知真局面獸窮漸近空籬落蚤
經營勲業復歸來江頭酌

惜春和李元膺洞仙歌

翠柔香嫩乍春風庭院換卻幽人讀書眼澹鵝黄娟娟
玉破梢頭鶯未囀緑皺池波尚淺　王孫才別後長負

芳時碧草萋萋綉裀軟海棠桃花雨紅濕青衫春心蕩
不省花飛減半待持酒高堂勸東皇且愛惜芳菲留春
借煖

送陳舍人上西平

跨征鞍横戰槊上襄州便匹馬蹴踏高秋芙蓉未折笛
聲吹起塞雲愁男兒若欲樹功名須向前頭　鳳雛寒
龍骨朽蛟渚暗鹿門幽閱人物渺渺如漚碁頭已動也
須高着局心籌莫將一片廣長舌博取封侯

送游景仁赴夔漕　賀新涼

額扣龍墀苦對南宮春風侍女掉頭不顧烽火連營家萬里漠漠黄沙吹霧莽關塞白狼玄兔如此江山俱破碎似輸棋局滿枰無路彈血淚迸如雨　輕帆且問夔州戍俯江流桑田屢改陣圖猶故抱此孤忠長耿耿痛恨年華不與但月落荒州絶嶼君與鶴山皆人傑倘功名到手還須做平灔澦洗石鼓

送張伯修赴宣府　青玉案

玉驄已嚮闗頭路待攜取功名去慷慨不歌桃葉渡囊書猶在劍花未落富有經綸處　從軍緬想當年賦縱局局翫新祇如許但恐歸來秋色暮薰爐茗椀葵根匏葉落莫燈前雨

送魏鶴山都督 滿江紅

白鶴山人被推作諸軍都督對朔雪邊雲上馬龍光醲郁戊己營西連太白甲丁旗尾捫箕宿倚梅花聽得凱歌聲橫吹曲　船易漏袽難沃柯易爛棋難復閱勛名

好樣只推吾蜀風撼藕塘猩鬼泣月吞采石鯨鯢戮管
明年縛取敵人囬持鈞軸

和吳毅夫送行 滿江紅

倦客無家且隨寓瞻烏爰止浪占得清谿一曲水鮮山
𡽹蕊葛香浮書几上芙蓉月落吟窻裏縱結廬雖不是
吾廬聊復爾　人似玉神如水歌古調傳新意問老龐
何日攜家来此後著豈無棋對待前鋒自有詩當底若
新秋京口酒船来仍命寄

和季永某思歸 八聲甘州

每逢人都道早歸休何曾猛歸來有邵平瓜圃淵明菊
經雖有徘徊底是無波去處空筭一竿棿富貴非吾事
況值清和時候正青梅未熟煮酒新開共
使別人猜滿朱簷殘花敗絮欲問君移取
石榴栽青湖上低低架屋淺淺銜杯